卷宗編號： 501/2017

日期： 2018 年 10 月 11 日

關鍵詞： 效力中止期間的居澳時間、受羈束的行政活動

摘要：

- 效力中止為一保全措施，其目的在於維持司法上訴裁判的有效效果，避免立即執行被訴行為而對司法上訴人們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而不是給予司法上訴人們獲取額外的居澳時間計算，從而由原來被取消居留許可變成因合法居澳連續滿 7 年而獲得永久性居民資格。
- 司法上訴人們在效力中止期間的居澳時間，僅在彼等相關的司法上訴獲得勝訴的情況下才可計算作為取得永久性居民資格的時間。相反，在敗訴的情況下，宣告彼等臨時居留許可失效決定自作出日起產生效果(《行政訴訟法典》第 117 條第 1 款)。
- 隨著法院確認了相關宣告臨時居留許可失效決定的有效性，司法上訴人們在效力中止期間的居澳時間不可納入計算作為取得永久性居民資格的時間，理由在於彼等的臨時居留許可可在法律上已於 2012 年 02 月 21 日被宣告失效。
- 在受羈束的行政活動中，不存在違反適度原則之說，茲因適度原則只存在於享有自由裁量權的行政活動。

裁判書製作人

何偉寧

司法上訴裁判書

卷宗編號: 501/2017
日期: 2018年10月11日
司法上訴人: A、B(未成年人, 由父母A及C代表)、D、E及C
被訴實體: 澳門行政法務司司長

*

一. 概述

司法上訴人們 A、B(未成年人, 由父母 A 及 C 代表)、D、E 及 C, 詳細身份資料載於卷宗內, 就澳門行政法務司司長於2017年04月26日同意註銷彼等的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之決定, 向本院提出上訴, 理由詳載於卷宗第2至12頁, 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¹。

¹ 司法上訴人們的上訴結論如下:

1. 根據上述批示第3點及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25條之規定, 本司法上訴之提起屬適時, 貴院具有權限審理本司法上訴;
2. 此外, 由於司法上訴人已對上述批示之行政行為提起效力之中止保全程序(第435/2017號卷宗), 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130條第七款之規定, 司法上訴人在期限內對可撤銷之行為提起司法上訴, 行為效力之中止應予以維持;

因權利及事實前提錯誤而違反法律之瑕疵

3. 各司法上訴人均於2005年6月15日獲得行政長官批准在澳臨時居留, 並於2005年7月21日獲身份證明局發出第...號、第...號、第...號、第...號及第...號之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4. 經濟財政司司長於2012年2月21日作出的批示, 宣告各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失效, 然而, 各司法上訴人隨即就經濟財政司司長作出的決定提起效力中止之保存程序; 其後, 澳門中級法院就上述保存程序作出裁判, 中止經濟財政司司長於2012年2月21日宣告各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失效之決定之效力;
5. 由此可見, 澳門中級法院就上述保存程序所作出之裁判, 使經濟財政司司長之決定一直處於中止效力之情況, 而就行為效力之中止之情況應維持至就經濟財政司司長之決定而提起之司法上訴之裁判轉為確定時止;
6. 如上所述, 基於上述裁判, 經濟財政司司長之決定處於中止效力之情況, 意即經濟財政司司長於2012年2月21日所作出之批示不產生效力, 亦即等同於判行政機關預先許可訴願人及其女兒繼續以合法的方式居住於澳門, 為此, 在2012年2月21日及隨後之日子, 訴願人及其女兒仍是以合法的狀態居住於澳門;
7. 直至2012年6月15日, 各司法上訴人一直以合法的方式在澳門居住, 且已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
8. 身份證明局局長閣下亦於2012年7月23日批准各司法上訴人之申請, 向各司法上訴人發出

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見文件 3 至 7)

9. 從身份證明局局長閣下向各司法上訴人發出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之行為中，可看出身份證明局局長閣下亦認同各司法上訴人是以合法的狀態在澳門繼續居住，而直至 2012 年 6 月 15 日已經連續合法在澳門居住七年以上，符合第 8/1999 號法律所規定之情況，因而獲發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10. 因為，針對同一情況的另一個案，倘身份證明局局長閣下認為當事人不是以合法的狀態在澳門繼續居住，會拒絕發出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見文件 8)
11. 然而，於 2017 年 2 月 22 日，各司法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卻收到由身份證明局發出之信函，通知各司法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身份證明局局長閣下決定註銷各司法上訴人持有的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12. 各司法上訴人於 2017 年 3 月 23 日就身份證明局局長閣下之決定向被司法上訴所針對之實體(即行政法務司司長閣下)提起必要訴願;
13. 於 2017 年 5 月 5 日，各司法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收到通知，被司法上訴所針對之實體已於 2017 年 4 月 26 日作出批示，駁回各司法上訴人提起的訴願，維持身份證明局局長閣下之決定;(見文件 1)
14. 被司法上訴所針對之實體作出批示，指出各司法上訴人在澳通常居住不足七年，不符合第 8/1999 號法律第 1 條第 1 款(二)項澳門通常居住連續七年的規定，導致身份證明局向各司法上訴人發出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行為因欠缺主要要素而無效，故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22 條第 1 款的規定，身份證明局向各司法上訴人發出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行為屬無效行為，對此，各司法上訴人表示不同意;
15. 根據第 8/1999 號法律第 1 條第一款(二)項之規定，“一、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包括：(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的中國公民；”及同一法律第四條第一款之規定，“一、**本法律規定的通常居住是指合法在澳門居住，並以澳門為常居地，但本條第二款的規定除外。**”(粗體及底線為本人所後加)
16. 根據第 8/1999 號法律第 1 條第一款(二)項之規定，成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只有兩個要件:1.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 2.中國公民;
17. 就第一個要件，“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根據第 8/1999 號法律第 4 條第 1 款已作出相關之定義“**通常居住是指合法在澳門居住，並以澳門為常居地**”;
18. 各司法上訴人自 2005 年 6 月 15 日起，一直合法居住在澳門，其可自由進出澳門特別行政區，其居留權是被行政當局所承認，直至現在早已符合第 8/1999 號法律第 1 條第一款(二)項所規定“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之要求，各司法上訴人均具有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及已獲發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19. 直至現在，各司法上訴人在澳門合法居住及生活之時間已有十一年多;各司法上訴人從 2005 年 6 月 15 日起一直合法居住於澳門，並以澳門為常居地，其情況並不屬於第 8/1999 號法律第 4 條第二款所規定之情況;
20. 即使各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被宣告失效，但在各司法上訴人針對相關決定提起效力中止之保存程序後，各司法上訴人確實仍是使用身份證(而非其他逗留文件)在澳門居住及生活，其後，於 2012 年 7 月 23 日獲發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符合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之規定;
21. 儘管於 2014 年 4 月 9 日，澳門終審法院才就經濟財政司司長之決定作出司法上訴裁判，但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130 條第 6 款之規定，經濟財政司司長於 2012 年 2 月 21 日所作出之批示之效力應自上述司法上訴裁判轉為確定起方產生效力;
22. 在 2014 年 4 月 9 日之前，各司法上訴人一直是以合法的狀態居住於澳門境內;
23. 然而，在批示中對訴願陳述進行分析時亦曾指出“10. 雖然當事人獲發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但以當事人的情況，他們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維持取決於臨時居留許可的有效性，而當事人的臨時居留許可的有效性取決於當事人針對經濟財政局司長提起的司法上訴的判決結

果。

.....

23. 當事人自 2012 年 2 月 21 日起已不再具有在澳門合法居住的依據，其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亦於同日失效。

24. 即當事人在澳門合法居留的期間至 2012 年 2 月 20 日為止。”針對在批示中指出之觀點，除應有的尊重外，各司法上訴人表示不同意；

24. 須再次強調，根據第 8/1999 號法律第 1 條第一款(二)項之規定，成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只有兩個要件:1.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2.中國公民，於同一法律第 4 條第 1 款之規定“**通常居住是指合法在澳門居住，並以澳門為常居地**”；

25. 根據第 8/1999 號法律之規定，就成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之要件，並沒有要求必須以何種身份證明文件在澳門居住七年以上，其中一個要件只是**合法在澳門居住連續七年以上**；

26. 由 2005 年 6 月 15 日起直至現在，各司法上訴人確實是使用身份證(而非其他逗留文件)在澳門合法居住及生活；

27. 直至現在，各司法上訴人確實是使用身份證在澳門合法居住及生活是無庸置疑的！

28. 參考終審法院第 115/2014 號案件之裁判書第 24 及 25 版提到，

“我們認為這不是對法律最好的解釋。上訴人自從被監禁在中國內地之後，雖然仍擁有在澳門居留的權利，但已不在澳門通常居住。”

“為著《基本法》第 24 條第(二)款及第 8/1999 號法律第 1 條第 1 款第(二)項規定的效力，重要的是利害關係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澳門通常居住至少連續 7 年...”

“如上文所述，**法律要求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 7 年，而不是連續 7 年擁有在澳門的居留權。**”(粗體及底線為本人所後加)

29. 雖然上述參考之裁判書是關於非法移民合法化行動中，已登記及領取臨時逗留證“Título de Permanência Temporária”的人士，將其後發出的身份證換取認別證的情況，但在理解《基本法》第 24 條第(二)項及第 8/1999 號法律第 1 條第 1 款第(二)項的規定時，合法地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 7 年，為享有居留權及獲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主要條件；

30. 各司法上訴人早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已符合第 8/1999 號法律第 1 條第一款(二)項所規定“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之要求；

31. 各司法上訴人由 2005 年 6 月 15 日獲得行政長官批准在澳臨時居留之日起，直至現在，早已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各人同為中國公民，已符合第 8/1999 號法律第 1 條第一款(二)項之規定，為此，各司法上訴人應具有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及獲發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32. 為此，除了應有的尊重外，各司法上訴人不能認同被司法上訴所針對之實體之理解，倘根據相關理解，自 2012 年 2 月 21 日起，各司法上訴人是持有身份證在澳門境內不合法居留及生活？且不合法居留的時間長達五年多之時間？

33. 明顯地，被司法上訴所針對之實體對各司法上訴人在合法居留的期間存在錯誤的認定；

34. 被司法上訴所針對之實體作出被上訴的行政行為，明顯違反了《基本法》第 24 條之規定及第 8/1999 號法律第 1 條第一款(二)項之規定，實為侵犯訴願人及其女兒基本權利之根本內容之行為；

35.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22 條第二款 d 項之規定，被上訴的行政行為屬無效之行政行為；

36. 因此，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21 條第一款 d)項之規定，由於上述行政行為違反了《基本法》第 24 條之規定及第 8/1999 號法律第 1 條第一款(二)項之規定，故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 122 條第二款 d 項之規定，有關行政行為屬無效。

並不適用第 23/2002 號行政法規第 4 條第 2 款上半部份及違反法律之瑕疵

37. 除應有尊重外，在批示中對訴願陳述進行的如下分析，各司法上訴人表示不同意，且不適用各司法上訴人之情況：

“20. 為確認當事人持臨時居留許可在澳合法居住的期間及居留許可的失效日期，本局於 2017 年 1 月 20 日致函...”

- “21. 即是說，經濟財政司司長於2012年2月21日作出的批示內所載的行政行為內容...”
- “22. 根據第23/2002號行政法規第4條第2款上半部份的規定，“如居民身份證持有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居留許可被取消，則該居民身份證即時失效。””
38. 根據第8/1999號法律第2條第一款之規定，
- “一、永久性居民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居留權。居留權包括以下權利：
- (一) 自由進出澳門特別行政區；
- (二) 不會被施加任何逗留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條件，任何對其施加的逗留條件均屬無效；
- (三) 不得被驅逐出境。”
39. 根據澳門《基本法》第24條(二)項之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為：(二)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的中國公民及在其成為永久性居民後在澳門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 以上居民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居留權並有資格領取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粗體及底線為本人所後加)
40. 在各司法上訴人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後，已依法取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及享有居留權；
41. 然而，身份證明局局長閣下及被上訴之批示要求註銷各司法上訴人的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所引用之理據為：因臨時居留許可的失效，根據第23/2002號行政法規第4條第2款上半部份的規定，如居民身份證持有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居留許可被取消，則該居民身份證即時失效；
42. 透過澳門《基本法》第24條最後一段，“澳門特別行政區非永久性居民為：有資格依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領取澳門居民身份證，但沒有居留權的人。”；以及第8/1999號法律第3條之規定，可以理解臨時居留許可是給予澳門特別行政區非永久性居民的居留資格；
43. 根據第8/1999號法律第7條第一款(一)項之規定，“一、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居民身份由下列任一有效文件確立：(一) 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44. 於2012年7月23日，各司法上訴人已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已符合第8/1999號法律第1條第一款(二)項之規定，亦已獲身份證明局局長閣下發出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根據第8/1999號法律第7條第一款(一)項之規定，各司法上訴人之永久性居民身份已被確立；
45. 自2012年7月23日起，各司法上訴人一直以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在澳門居住及生活，其持有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自由進出澳門，在澳門享有居留權；
46. 經濟財政司司長於2012年2月21日作出的批示，宣告各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失效；但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130條第6款之規定，效力應自上述司法上訴裁判轉為確定起方產生效力，即2014年4月9日，澳門終審法院所作出司法上訴裁判；
47. 在2014年4月9日之前，各司法上訴人一直是以合法的狀態居住於澳門境內，亦已獲發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48. 雖然，按照經濟財政司司長的批示，宣告各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失效；但有關臨時居留許可失效，並不能適用於持有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及享有居留權的各司法上訴人身上，因為，有關批示所針對的是澳門非永久性居民的情況；
49. 正如上文所述，可以理解臨時居留許可是給予澳門特別行政區非永久性居民的居留資格。臨時居留許可與居留權並不能相提並論。
50. 在各司法上訴人合法地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後，已符合第8/1999號法律第1條第一款(二)項之規定，成為澳門永久性居民及享有居留權，而根據相關規定，成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只有兩個要件：1. 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2. 中國公民；
51. 因此，經濟財政司司長的宣告各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失效的批示，並不能得出導致各司法上訴人的居留許可被取消的結論。因為，各司法上訴人已合法地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七年，符合第8/1999號法律第1條第一款(二)項規定，並持有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及享有居留權。
52. 基於上述原因，批示中對訴願陳述進行的分析指“22. 根據第23/2002號行政法規第4條第2

*

被訴實體就上述之上訴作出答覆，詳見卷宗第 69 至 90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

司法上訴人們作出非強制性陳述，有關內容載於卷宗第 103 至 108 背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

款上半部份的規定，“如居民身份證持有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居留許可被取消，則該居民身份證即時失效。”並沒有任何依據，因為經濟財政司司長只是宣告各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失效，並非持有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及享有居留權的司法上訴人的居留許可失效；

53. 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21 條第一款 d) 項之規定，由於上述行政行為錯誤適用第 23/2002 號行政法規第 4 條第 2 款上半部份，違反了第 8/1999 號法律第 1 條第一款(二) 項、第 2 條、第 7 條第一款(一) 項之規定，故有關行政行為屬可撤銷。

違反法律之瑕疵

54. 此外，就被司法上訴所針對之實體於批示中指，各司法上訴人不符合第 8/1999 號法律第 1 條第 1 款(二) 項澳門通常居住連續七年的規定，導致身份證明局向各司法上訴人發出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行為因欠缺主要要素而無效，從而註銷各司法上訴人的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除應有尊重外，司法上訴人表示不同意；
55. 被司法上訴所針對之實體從沒有考慮各司法上訴人在澳門生活多年，第一及第五司法上訴人已在澳門有工作、第二司法上訴人及其弟弟正在讀書等因素，沒有對各司法上訴人處以較為合適的決定；
56. 特別是第二司法上訴人 B，現年 13 歲，於澳門 XX 學校讀書，現正就讀初中二年級(見文件 9)
57. 而第五司法上訴人 C 於 2008 年 8 月 21 日誕下兒子 F，持有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第... (見文件 10)，現年 8 歲，正於澳門 XX 學校就讀小學三年級(見文件 11)；
58. 被司法上訴所針對之實體作出上述行政行為，將嚴重影響各司法上訴人及兒子 F，第一司法上訴人及第五司法上訴人會因此而失去工作，現年只有 13 歲的第二司法上訴人 B 亦無法繼續在澳門地區讀書；
59. 此外，被司法上訴所針對之實體作出上述行政行為將導致各司法上訴人無法逗留於澳門，將使年僅 8 歲的兒子無人看管及照顧，同樣無法在澳門地區讀書及生活；
60. 當年僅 13 歲及 8 歲的小朋友因環境變遷而導致留級或學業被影響，有關後果及損害是難以彌補的，甚至將成為小朋友由小到長大後的遺憾，或以後被標籤化為留級生(見文件 9 至 11)，並對兩位小朋友的心理造成創傷；
61. 再者，由於年僅 8 歲的兒子 F 在澳門出生，持有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因此其根本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戶籍及身份證，同樣不能跟隨各司法上訴人到中國內地生活；
62. 為此，除應有尊重外，被司法上訴所針對之實體沒有考慮上述因素，便作出較為嚴重侵害司法上訴人之決定，註銷各司法上訴人的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違反適度原則；
63. 因此，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21 條第一款 d) 項之規定，由於上述行政行為違反了《行政程序法典》第 5 條二款之規定，故有關行政行為屬可撤銷。

檢察院認為應判處有關司法上訴理由不成立，有關內容載於卷宗第 110 至 112 背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²。

² 檢察院之意見如下：

Na petição inicial e nas alegações de fls.103 a 108v. dos autos, os recorrentes invocaram sucessivamente a violação de lei por direito e erro nos pressupostos de facto (因權利及事實前提錯誤而違反法律之瑕疵), a violação de lei por ser inaplicável ao caso *sub judice* o disposto no n.º2 do art.4º d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23/2002 e, afinal, a violação da lei por o despacho em escrutínio infringir princípio da proporcionalidade.

Nesse despacho a Exma. Sra. SAJ declara concludentemente «.....本人同意本意見書的分析及理據，決定駁回訴願，維持身份證明局原來的決定。» (vide. fls.103 do P.A., 1/5). Ora, o P.A. revela que, de facto, a Sra. Directora dos SIM exarou dois despachos respectivamente nas Informações n.º21/GAD/2017 e n.º22/GAD/2017 (docs. de fls.67 a 75 do P.A., vols. 1/5 e 2/5), sendo ambos traduzidos em ordenar o cancelamento dos bilhetes de identidade de residente permanente dos cinco recorrentes, com o fundamento de que tinha sido declarada caduca pelo despacho do Exmo. Sr. SEF de 21/02/2012 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concedida ao 1º recorrente e estendida aos restantes recorrentes, na correspondente qualidade do requerente e dos agregados familiares.

Quid juris?

*

1. As Informações n.º21/GAD/2017 e n.º22/GAD/2017 revelam que os despachos da Exma. Sra. Directora dos SIM têm por pressuposto o despacho do Exmo. Sr. SEF de 21/02/2012, e se destinam conscientemente a concretizar o efeito inerente à declaração da caducidade, incorporada nesse despacho declarativo do Exmo. Sr. SEF.

Nesta medida e de acordo com o preceito no n.º2 do art.4º d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23/2002 – independentemente de ser correcta ou não a sua aplicação no caso *sub judice*, sufragamos a douta tese de que os referidos despachos da Sra. Directora dos SIM são actos de execução do apontado despacho declarativo da caducidade da autorização da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do Exmo. Sr. SEF (vide Acórdão do TSI no Processo n.º435/2017),

Sem embargo do respeito pela opinião diferente, afigura-se-nos que os recorrentes imputaram reiteradamente os sobreditos vícios ao despacho recorrido em si mesmo. O que significa que eles arguíram apenas vícios próprios e exclusivos do despacho em questão, que não são consequentes da ilegalidade do despacho declarativo do Exmo. Sr. SEF.

Nesta ordem de ponderação, e em observação às disposições nos n.º2 do art.30º do CPAC e n.º4 do art.138º do CPA, inclinamos a entender que o despacho atacado nestes autos pode ser objecto de recurso contencioso, pelo que vamos apreciar os três vícios invocados na petição.

2. Repare-se que a autorização da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em favor dos recorrentes viu declarada caduca pelo Exmo. Senhor SEF no seu despacho de 21/02/2012 data em que, sem margem para dúvida, a residência habitual de qualquer deles não perfez sete anos consecutivos consagrados imperativamente na primeira parte da alínea 2) do art.24º da Lei Básica e na alínea 2) do n.º1 do art.1º da Lei n.º8/1999. Assim, é indubitável que na data da caducidade da autorização da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todos os cinco recorrentes não adquiriam o estatuto de residente permanente.

Sucede que a requerimento dos ora recorrentes, o Venerando TSI decretou a suspensão da eficácia do referido despacho declarativo da caducidade do Exmo. Senhor SEF (vide. Acórdão no Processo n.º194/2012), suspensão que, por força do disposto no n.º4 do art.130º do CPAC, tinha subsistido até a 02/05/2014 que é data em que transitou em julgado o douto aresto do Venerando TUI no Processo n.º13/2014 (Processo n.º243/2012 no TSI).

Bem, as guias de ren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a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mostram que a residência habitual dos recorrentes completou os sete anos consecutivos apenas em 14/06/2012 data que fica obviamente posterior à data da caducidade da autorização da residência (em 21/02/2012). A data de 14/06/2012 torna indiscutível que a perfeição de sete anos consecutivos ocorreu na pendência do Processo n.º243/2012 e durante a qual subsistia a suspensão da eficácia decretada no Processo n.º194/2012 do TSI.

Importa destacar acentuadamente que os recorrentes perderam sucessivamente o recurso contencioso e o recurso jurisdicional (vide os arestos dos TSI e TUI, sendo ambos constantes dos autos do Processo n.º243/2012). Daí decorre que o referido despacho declarativo do Exmo. Sr. SEF não padece da nulidade.

2.1 Não enfermando da nenhuma nulidade, o despacho do Exmo. Sr. SEF *supra* aludido produz o efeito jurídico desde 03/03/2012 data da pessoal notificação confessada pelo 1º recorrente (vide art.1º da petição inicial no Processo n.º243/2012). O que equivale a dizer que em 03/03/2012 a declaração da caducidade da autorização da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produziu efeito em relação a todos os recorrentes que perderam, desde 03/03/2012, o estatuto jurídico de residente não permanente da RAEM.

O único título que permitia aos recorrentes continuar a viver em Macau depois de 03/03/2012 consiste exclusivamente na dita suspensão de eficácia decretada pelo Venerando TSI no Processo n.º194/2012. Pois tal suspensão determina imperativamente que teria sido insusceptível da execução coerciva a declaração da caducidade da autorização da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incorporada no despacho do Exmo. Sr. SEF de 21/02/2012.

2.2 Sabe-se a regra tradicional e constante de que a suspensão de eficácia é medida (cautelar) acessória e dependente do correlacionado recurso contencioso. Daí decorre que as situações jurídicas cuja consumação se funda numa suspensão de eficácia de acto administrativo só ganham a consistência, a firmeza e a consolidação definitivas se e quando o respectivo recurso contencioso ou recurso jurisdicional é procedente.

O que nos leva a inferir que no vertente caso, a subsistência e preservação dos bilhetes de residente permanente emitidos aos recorrentes dependem, de molde imprescindível e inevitável, da procedência do mencionado recurso contencioso ou, afinal, do recurso jurisdicional.

O decaimento do recurso contencioso e do recurso jurisdicional não só cessa *ex nunc* aquela suspensão de eficácia decretada pelo Venerando TSI, mas também destrói *ex tunc* a mesma – como se o apontado despacho declarativo da caducidade proferido pelo Exmo. Sr. SEF de 21/02/2012 nunca fosse alvo da suspensão da eficácia judicial, portanto, a caducidade (da autorização da residência temporária) declarada retroage-se à notificação pessoal do 1º recorrente efectivamente ocorrida em 03/03/2012.

2.3. Sem prejuízo do respeito pela opinião diferente, afigura-se-nos que em boa verdade, a suspensão de eficácia acima aludida se equivale a uma autorização de permanência, daí que o período de residência deles em Macau durante a suspensão de eficácia não se conta para os efeitos prescritos na 2) do n.º1 do art.1º da Lei n.º8/1999 (art.4º, n.º2, alínea 3), desta Lei).

Chegando aqui, concluimos que devido à improcedência do recurso contencioso e jurisdicional retro aludidos, os recorrentes não adquiriam o estatuto de residente permanente, por isso, o despacho impugnado nestes autos não enferma da assacada violação de lei por direito e erro nos pressupostos de facto (因權利及事實前提錯誤而違反法律之瑕疵).

3. Ora, o n.º2 do art.4º d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23/2002 prevê: O BIR perde imediatamente a validade sempre que for cancelada 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do seu titular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devendo nestes casos o Corpo de Polícia de Segurança Pública informar 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Identificação e diligenciar pela sua apreensão.

A nosso ver, não pode deixar de ser fatalmente infundado o argumento encontrado na conclusão 19) da petição, aí se lê: «直至現在，各司法上訴人在澳門合法居住及生活之時間已有十一年多；各司法

*

二. 訴訟前提

本院對此案有管轄權。

本案訴訟形式恰當及有效。

訴訟雙方具有當事人能力及正當性。

不存在待解決之無效、抗辯或其他先決問題。

*

三. 事實

根據卷宗及附隨之行政卷宗的資料，本院認定以下事實：

1. 各司法上訴人於 2005 年 06 月 15 日獲得澳門行政長官批准在澳臨時居留，並於其後分別獲身份證明局發出第...號、第...號、第...號、第...號及第...號之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2. 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於 2012 年 02 月 21 日作出批示，宣告各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失效。
3. 各司法上訴人隨即就上述決定提起效力中止之保存程序。
4. 澳門中級法院就有關保存程序作出裁判，中止澳門經濟財政司

上訴人從 2005 年 6 月 15 日起一直合法居住於澳門，並以澳門為常居地，其情況並不屬於第 8/1999 號行政法規第 4 條第二款所規定之情況»。

Pois, na medida em que a improcedência do recurso contencioso e do recurso jurisdicional destrói *ex tunc* a referida suspensão de eficácia, o tempo decorrido a partir do identificado despacho declarativo (do Exmo. Sr. SEF) da caducidade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é irrelevante para os efeitos prescritos na 2) do n.º1 do art.1º da Lei n.º8/1999.

A sobredita improcedência confere consolidação e indiscutibilidade ao dito despacho declarativo (do Exmo. Sr. SEF) da caducidade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Nos termos do n.º2 do art.4º citado, a Directora dos SIM fica obrigada e vinculada a cancelar e apreender os bilhetes de residente permanente emitidos aos recorrentes.

Nesta medida, entendemos que o despacho em questão tem a figura de acto administrativo vinculado. Sendo assim, e à luz das jurisprudências pacíficas dos Venerandos TUI e TSI, chegamos a concluir que o mesmo despacho não infringe o princípio da proporcionalidade.

Por todo o expendido acima, propendemos pela *improcedência* do presente recurso contencioso.

司長於 2012 年 02 月 21 日宣告各司法上訴人的臨時居留許可失效之決定之效力。

5. 澳門身份證明局局長於 2012 年 07 月 23 日批准向司法上訴人們發出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6. 澳門終審法院於 2014 年 04 月 09 日裁決司法上訴人們針對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於 2012 年 02 月 21 日作出之決定提起之司法上訴敗訴。
7. 於 2017 年 02 月 22 日，各司法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收到由澳門身份證明局發出之信函，獲通知有關註銷彼等持有的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決定。
8. 各司法上訴人於 2017 年 03 月 23 日就上述決定向澳門行政法務司司長提起必要訴願。
9. 澳門行政法務司司長於 2017 年 04 月 26 日作出批示，駁回司法上訴人們提起的訴願。
10. 第一司法上訴人 A 及第五司法上訴人 C 於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11. 第二司法上訴人 B 於澳門 XX 女子學校讀書。
12. 於 2008 年 08 月 21 日，第五司法上訴人 C 誕下兒子 F，持有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第...。
13. 兒子 F 就讀於澳門 XX 學校。

*

四.理由陳述

司法上訴人們認為彼等已依法在澳門居住了 7 年，故根據《基本法》第 24 條及第 8/1999 號法律第 1 條第 1 款(二)項之規定，已取得澳門永久性居民的資格。

基於此，被訴行為違反了上述法律的規定，損害了彼等基本權利的根本內容，屬無效行為。此外，被訴行為亦存有違反適度原則的可撤銷瑕疵。

司法上訴人們的上訴理由是明顯不成立的。

首先，需指出的是，效力中止為一保全措施，其目的在於維持司法上訴裁判的有效效果，避免立即執行被訴行為而對司法上訴人們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而不是給予司法上訴人們獲取額外的居澳時間計算，從而由原來被取消居留許可變成因合法居澳連續滿 7 年而獲得永久性居民資格。

司法上訴人們在效力中止期間的居澳時間，僅在彼等相關的司法上訴獲得勝訴的情況下才可計算作為取得永久性居民資格的時間。相反，在敗訴的情況下，宣告彼等臨時居留許可失效決定自作出日起產生效果(《行政訴訟法典》第 117 條第 1 款)。

申言之，隨著法院確認了相關宣告臨時居留許可失效決定的有效性，司法上訴人們在效力中止期間的居澳時間不可納入計算作為取得永久性居民資格的時間，理由在於彼等的臨時居留許可可在法律上已於 2012 年 02 月 21 日被宣告失效。

就違反適度原則方面，由於司法上訴人們的臨時居留許可已被宣告無效，再沒有居澳的合法依據，故被訴實體必須註銷彼等的居民身份證。有關行為屬受羈束的行政活動，從而不存在違反適度原則之說，茲因適度原則只存在於享有自由裁量權的行政活動。

*

五.決定

綜上所述，裁判本司法上訴不成立，維持被訴行為。

*

訴訟費用由司法上訴人們支付，司法費定為每人 8UC。
作出適當通知及採取適當措施。

*

2018 年 10 月 11 日

何偉寧

簡德道

唐曉峰

Fui presente

蘇崇德